

□李晓飞 / 怀川风物

## 遥路地

家乡的遥路地，因临着遥路而得名。遥路，是家乡人给贯穿村庄东西的老驿路起得土名字。它曾是武王伐纣时的行军之路，汉代以后，成为历代驿道。清道光《修武县志》的舆地图上，还标着这条路为“南驿路”。家乡人将其路途之漫长，时间之久远，浓缩为一个“遥”字，很贴切。这条路历经 3000 多年的车行马踏，风吹雨刷，已经成为低于地平面一米多深的沟壑式道路，雨天泥泞难行，涝季就变成了河，解放后才开始废弃。家乡人在遥路地北端又修了一条新路。废弃的遥路像干河一样静静地躺在那里，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遥路地永远铭记着遥路的历史。

新路也早已不新了，过去它是村里人东去的唯一道路。这条路我不知走过多少趟。一个冬天，我再次走这条路时，忽然发现路边竖起了一个标示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下了自行车，走近去观看。标示碑正面书刻着“李屯商代文化遗址”，它虽然没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那么出名，但也是令人自豪的呀！标示碑的背面写着：东西长 225 米，南北宽 125 米，采集有素面陶盆、印纹陶罐、粗绳纹陶罐以及方格纹、篮纹陶片。陶片多为灰陶，有少量的红陶。

在地面上采集到的？我诧异着，不由自主地走进麦田。果然，在麦田的席垄上和田边，古陶片俯拾即是。我拿着这些陶片揣摩起来，心底突然惊讶地“啊”了一声：我的手不是叠压在古人的手背上了吗？

光阴荏苒，眨眼间到了 2003 年。我有幸以官方身份，同焦作市文物考古工作者一起来到家乡的遥路地。经过几个月的钻探和试掘，遥路地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器物丰富多了。文物指示的年代，从先商到东周连续不断。最让人惊喜的收获，是出土了一把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商代青铜钺，一个带有“樊”字的周代残破陶甗，发现了一片宫殿基址和一段古城墙基址，使诸多文献上记载的周代“樊城”得到了确认。遗址的面积扩大为：东西长 1000 米，南北宽 800 米，面积 80 万平方米，属大型遗址。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

连日劳累，一上车我便迷迷糊糊进入梦乡。一位古人隐隐约约走来。“敢问先哲尊称？”我拱手问道。“吾乃殷民七族之樊氏也。”“殷民七族？作何解释？”

“商朝是一个重视手工业发展的朝代。有技术专长的‘百工’，不少被提升为贵族，有了象征身份的姓氏，得到了封地。封地名随姓氏，姓氏名随‘百工’。殷商灭亡后，周王朝为了‘监殷’，将殷民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钟葵氏七族，分给卫国管辖；将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族分给鲁国管辖。殷民十三族中，有九族就是由‘百工’提升而来。索氏：打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制陶工；施氏：做旗工；繁氏：马纆工；錡氏：制凿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制锥工。”

“哦！原来如此。这里就是樊氏的封地吧？”

“正是。”先哲点点头，“樊的本意就是篱笆，吾本来就是个扎篱笆，做囚笼的工匠。被封到这里，主宰一方，好不惬意！那把青铜钺，是商王赐给我的，它是我的身份、地位的象征。吾将特长发挥到极致，用柶、枣、荆、棘这些带刺植物，将聚落周围植成一道大大的、厚厚的篱笆墙，樊城由此闻名于世。”

“我明白了，樊城当初是个篱笆城，真是名副其实呀！”

史籍记载，西周宣王时期，樊城是“卿士”仲山甫的食邑。卿士之职，相当于后世宰相，位居百官之首。同朝为官的好友尹吉甫作《烝民》(见《诗经·大雅》)诗，对仲山甫大加赞颂：仲山甫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揽王命，代周王颁布政令，四方执行；维护天子的地位，他是诸侯士大夫们的榜样；德行这东西，说来向鸡毛一样轻，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天子有了过错，只有仲山甫能弥补它；国事好与坏，只有仲山甫最明白；他高尚的品德如山岳，令人仰止；他不畏强暴，不侮矜寡，柔亦不如，刚亦不吐，遵循古训，温和善良，言谈举止，温文尔雅，行为表情，风度翩翩，是人们仿效的楷模；有事大家都爱去找他，因为他既开明又智慧，既知礼又知法，既有威严又易接近，不偏不倚，公道正派。

仲山甫在位时的突出政绩，是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彻底废除“公田制”和“助耕法”。二是全面推行“什一而税”。三是鼓励农民大力开垦荒地。四是鼓励大力发展工商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造成了宣王时期民富国强的景象，史称“宣王中兴”。其最大功臣当属仲山甫。

仲山甫后来受到排斥冷落。为了将他支开朝廷，宣王派他到齐地筑城。使命完成后，仲山甫已筋疲力尽，伤透了脑筋，回到他的封地樊城养老，从此不再过问朝政，索性连周宗室之姓也改了，从封地之名，改姓樊，史称樊仲山。仲山甫的暮年就在樊城度过，直到病逝。后汉史学家服虔在《春秋左氏传解》中载：“仲山甫完成筑城使命，归樊病逝，葬于樊，谥号樊穆仲，子孙立庙祀之，为樊姓始祖。”

我感慨万千！这祭祀樊穆仲的庙宇，为什么就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呢？想想只能怪罪于那个分裂动乱、血腥战争的春秋战国时代了。为了得到樊地，晋文公派将军魏犇攻打樊城，樊城守将仓葛义正词严道：“阳樊有夏商之嗣典，周师之师旅，樊仲之官守”，不能给你。晋文公又耍了个阴招，给仓葛写了一封信，说樊城百姓自愿迁徙外地，可免受战争屠戮。在此威胁恐吓之下，樊城百姓不得不四散逃离。现存于四川省芦山县的汉魏碑碑文中，就记载了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的先祖在樊国灭亡后，被迫率领樊氏一支远徙“华南西疆”，最后定居在青衣县樊城繁衍的史实。樊城人走了，樊城废了。接着，房屋又遭到那个更加疯狂的战国时代的摧残，城墙、房屋、庙宇皆被荡平，化成了历史尘埃。人们诅咒战争，诅咒动乱，因为最受祸害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岂止樊城人离乱？

春秋战国之后，再也没有我家乡哪怕只言片语的记载。遥路地上的考古调查也是一无所获。文化断档，到元朝末年。遥路地只知春秋，不知汉唐。北方铁骑踏过，狼烟滚滚，人死地荒。朱元璋率众驱除鞑虏，建立大明政权时，中原千里无人烟，满目尽荒凉。于是有了大移民，将人口稠密的山西人，大批迁往人烟稀少的中原地带；于是有了李姓人在樊城遗址上重新建屯，接续这方水土的文明。

百家姓中，李姓和樊姓八竿子打不着。但是，风云际会，因缘叠合，李、樊两姓成了“远亲近邻”。李屯的土地上，时刻都在冒着樊人的气息。李屯人似乎对樊姓人更有感情。无论“殷民七族”之樊，还是樊仲山之樊，他们的根脉同为一地——商周樊城，今日焦作新区李屯村是也。李屯人热切期盼着天下樊姓人到此寻根问祖。遥路地为媒！

□时国庆 / 援疆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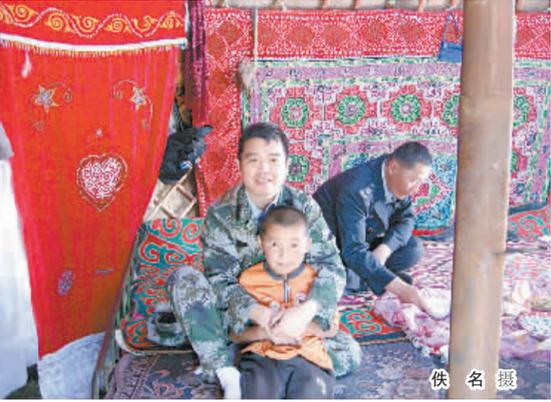
## 住在克乃家的日子

是羊毛毯。看到哈族的床铺很新鲜，被褥很多，干净整洁，高高摆起来，大概有二十多条被子，全是供来客人使用的。刚住下时有点不适应，把我们安排在里间，晚上进出很不习惯。可是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有一丝的反感。我不安的心才算平静下来，哈族是真正好客的民族！

因工作需要到牧区草原了解牛羊饲养情况。我乘坐摩托车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5 点多，在没有路的草原上奔波了 8 个多小时，拜访了 30 多个哈族毡房(蒙古包)。每一个毡房都是一家牧民，都有一群羊，从 200 多只到 400 多只不等，也有牛群。两家相距最近距离也有数公里。让我想不到的是，每进一个毡房都会受到牧民热情的招待，他们把各种点心，有大枣、葡萄干、奶酪，还有牧民特有的波尔萨克(经过油炸的面食)拿出来摆放到炕上，再泡上一壶奶茶，让我们尽情地吃、慢慢地喝。也不问哪里的客人，只管倒茶。虽然相互第一次见面，却没有一点陌生感，没有一点戒备心。

到后来他们的热情让我不敢再进毡房，因为实在是吃饱喝足了。中午我们遇见一家哈族生小孩了，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来庆祝，大摆筵席。见我们来，就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留下参加他们的家宴。因为还有工作只能喝过奶茶就出发了。没能参加这个宴席，我现在还有点遗憾！这使我真正理解了“哈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饿死人的民族”的真正含义了。走访完牧民毡房回到克乃家已是下午 5 点多，由于一天的颠簸，我累得快站不起来了。牧区的太阳异常毒辣，强烈的紫外线晒得我脸上火辣辣地疼。

一星期后，我适应了克乃家的生活习



佚名摄

惯，还有点温馨，像世外桃源。这里的治安环境很好，摩托车就放在大马路上，车钥匙也不拔，整个晚上也不会丢失。克乃家羊群在牧区放养。为了喝奶茶家里养了一头奶牛，牛脖子上没有拴绳子，任凭牛自由啃食青草。后来我发现全村子的牛羊都不拴绳子，纯自然放牧，天亮自己跑到牧场吃草，晚上又各回自己的主人家。

在克乃家我们轮流做饭，哈族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早上吃馍喝奶茶，中午做拉面的。早上吃馍喝奶茶，中午做拉面的，有少许青菜，晚上随便做些稀饭或还是馍饼喝奶茶，并不

是原来想象的每天吃不完的手抓羊肉。到了晚上，克乃家除了一个小节能灯发光，还有就是一部小电视了，黑暗笼罩着整个村庄，宁静无比。星星点缀在牧区放养。为了喝奶茶家里养了一头奶牛，牛脖子上没有拴绳子，任凭牛自由啃食青草。后来我发现全村子的牛羊都不拴绳子，纯自然放牧，天亮自己跑到牧场吃草，晚上又各回自己的主人家。

时间过得真快，10 天到了，要离开克乃家了，我又把整个村庄看了一遍，把克乃一家人和他们的小院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没想到哈萨克族这么热情、朴实！没想到我一个河南援疆干部能这么近距离接触哈萨克民族。

□刘豫东 / 乡间写意

## 圪料返

圪料返是一个普通小山村，位于修武县西村乡，紧挨着凤凰山，距圆融寺不远。由于对历史了解不多,对于这个奇怪的名字,百思不得其解。它像一个谜,在心底隐藏了几十年。直到前几天看了保成兄的一篇文章，才多少有所了解。

据说，圪料返即“圪料阪”，和修武通往泽州的古道有关。据《说文解字》，“坡者曰阪”。在古代，修武去山西泽州有三条路，一条从山门河向正北方经宋营，一条从穆家寨经夹板床走返底，还有一条走当阳峪往艾曲去长岭或者从山门河经圪料返、艾曲去当时归属山西的长岭,再从长岭经九寨关即可到泽州。最后一条道路,在

□柴占安 / 追问生命

## 父亲

父亲好像是陌生人,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就如现在,他躺在医院急救室,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我,坐在办公室，作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

父亲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爷爷奶奶留下儿子和孤独,离开了世界。于是,父亲一生也就和孤独形影不离了。

我一直不了解父亲的生活。只知道他下过矿,在纸箱厂当工人做技术员。最高的官,是做过一段时间车间主任，最终还是因为缺乏组织协调能力，只是做了一段时间而已。业余时间收过酒瓶子，摆过补鞋摊子、自行车维修摊子，卖过罐头、蔬菜、水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实用性小爱好,复制一些山水动物画,修锁配钥匙,做个箱子、板凳,编个篮子,打个铁钎,铸个饭勺,拣个脸盆补补,修修收音机,缝补衣物,甚至裁剪等。好像很万能,几乎任何家庭用品，他都能以不花钱的方式自给,往往会从垃圾堆里找出生活的必需,但终究比较粗糙,不够体面,所以家庭也没以欣赏的态度接受,反而是以鉴赏的态度批判。父亲似乎也没有挫败感,依然坚持着。

父亲最被我们认同的伟大作品,也许就是给哥哥和我做的两把玩具手枪吧,哥哥曾经用父亲的作品打烂过别人的醋瓶子。那把枪的原理已回想不起来了,但我从没见过别人模仿的东西。我确信,那一定是父亲的作品。

我无法描述父亲的全貌,但“劳作”是他人生的主线,这应是毫无疑问的。父亲就像一台没有思想的机器,被某种程序所设定,一刻也没停止过劳作。这“某种”大约是“生存”吧。父亲不是大男人。性格懦弱,无争,对外界的压迫有极强的适应性,让环境因为自己有所改变,或者改变环境,他可能从没想过。甚至不知道,从情绪上可以有抱怨的权利。在父亲的眼里,人生受到嘲讽、羞辱,经历磨难,就是这个世界的合理存在。

他致力于术,不懂得道。所以被不屑。六七岁的时候奶奶早逝,父亲

和爷爷、还有一个续奶奶一起生活。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度过自己的童年生活的。但父亲的人生,至少有两个方面受童年影响巨大:一是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二是不适应复杂的家庭关系。父母过早离世,家境贫寒,影响了父亲的性格养成,使父亲对于生存的基本需要尤其在意,对于温暖,有种近乎自私的执着。父亲生存术的强大,大约源于此。

父亲和母亲结婚,父亲不得不接受一个新的家庭,外公、外婆、舅舅成了父亲的家庭成员。我们姊妹四个也相继来到这个世界。对于父亲而言,家庭关系陡然变得复杂起来。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诠释家庭含意的,但被定论的他,是任何角色的扮演都不合格。那时的父亲是除了粮食收入之外,家庭经济收入的唯一创造者。贫困,使物质需求与匮乏成为最激烈的家庭矛盾。父亲对于家庭责任的担当是有原则的,首先是以不影响自身温饱为前提。但沉重的家庭负担始终在挑战父亲的原则,而父亲依然执着,决不妥协。家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接踵而来,老人的赡养、丧葬、内弟的婚事,我们姊妹四个对于那时的农村家庭而言,更是当然的负担。不管父亲能否承载,但无可回避。生活,要求父亲把腰带再紧上一个扣,要求父亲在肚子和责任之间作出选择。于是矛盾逐步升级,直至开始了父亲是不是称职的丈夫,是不是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父亲的评判。

结果是否定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成了游离于我们家庭之外的家庭成员,角色的扮演也变得简单起来,只是家庭经济收入的责任担当者。家庭事务的决定,甚至家庭情感的支配,父亲都成了旁观者。

父亲进入了无爱的世界,或者父亲本就生活在无爱的世界。家庭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愈演愈烈。父亲的工资一直是个谜,是父亲的最高机密。我相信,父亲一定有些私房钱,但只是阶段性的,只是这个月为下个月或再下个月的储备,而非长期的储蓄。这个储备,最终也往往被饥饿的质量消费掉。有时也会被家庭的迫切需要再挤出一些。而家庭又对这个私房钱评估过高,似乎那是个无尽的宝藏,总有挖掘的潜力。这种攻坚战持续了数十年,直至父亲病退。父亲的工资对于逐渐转好的家庭经济而言,变得不再重要,父亲也不再把退休金看作



(图片采自本报资料库)

最高机密。家庭逐渐遗忘了父亲的这份收入，失去了探究的兴趣。

富足，让温饱不再是负担。家庭也开始变得宽容起来,甚至开始找寻被情感遗忘的父亲。生活上对父亲也有了一些关心,医疗条件有了较好改善。但我不知道我们心灵深处,究竟是出于道义还是出于亲情,是为父亲的概念还是为了父亲,假如家境仍然贫穷,对父亲又会怎样。家庭成员之间偶尔也会作些讨论,应该让父亲安享晚年似乎达成了共识,但每次讨论总会忘记再数落一下父亲的历史。否则,好像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大度。父亲也许一直自认为是家庭的欠债者,静静地躲在角落里,把家庭给予的关心和照顾视为恩赐,小心翼翼地享用这些似乎不应属于自己的这一切。

父亲的情感世界怎样,我无从知道,整个家庭想知道的兴趣似乎也不大。父亲不是一个善于倾诉、把情感赋予言辞的人。每逢家庭摩擦发生,父亲总会逃回工厂,逃回那间属于自己的宿舍,属于自己和孤独的宿舍。也许父亲在那里才能真实流露情感,或者为自己疗伤。

□杨光黎 / 诗篇

### 北山二首

北山之一：缝山
很久很久以前,没有人,只有山
山峰绵延如兄弟
野风穿行其间
草木爬上山巅
群鸟飞越千年
那时
山就是山
很久以前,山洞里走出我们的祖先
他们穿过林子,涉过沟坎
摇曳枝叶,翻动石块
细品过这里的一草一木之后,山就是
我就是山
后来,机器轰鸣,马达飞驰
人类的欲望两路夹击
群山内外失陷
天空没有了星河灿烂
草枯,树萎,群鸟如风消散
这时,我不是我,山也不是山
现在,我们需要一支针
缝补一下群山断裂的历史
缝补一下我们弯曲的理智
把草木还给山川
把静谧还给溪涧
把星月还给苍天
把季节还给鸿雁
把一座完整的山
还给你我
这针,在山巅
也在心间
更需要在你我的手上，密密地

缝山
北山之二：游子吟
在登高的高处，你依然能看见北山
它顶起天的一角
让家园安详地凝望
让云朵自由奔跑
在异乡，怀念亲人，怀念遥远的青春年少

你就用回忆勾画一个小山角
那黑黝黝的老栎树
那青油油的钻天杨
那山雀在跳，烟烟在叫
母亲在招手
父亲在笑……
山，是大地上的一只锚
系住湿漉漉的家园
系住飞鸟的巢
系住南风
系住一年一度的麦苗
如果拔掉这只锚，那么，我们的灵魂

将何处落脚？
请保留这座完美的山
保留它的绿、它的高
它的斜风细雨独木桥
它的宽博和高傲
一个人，终将发落齿摇，渐行渐老

而青山不能老
所幸——
青山未老！

□郑万才 / 诗篇

### 北山五首

过七闲居
七闲居所住何人？
不见竹林左右分。
一任清风凭去往，
怡情本自淡然心。
徒步北山狂吟
荒凉野径本无声，
荒我豪吟浪涌声。
更有他山来应和，
姑娘嘹唳吼三声。
登山作诗
山风入袖向高行，
应喜林间百鸟鸣。
待到孤峰绝顶处，
难闻最是此中声。
北山即景
破碎瓶渣捡不完，
谁人刻意致花残？
深山似拒客来访，
草木交叉把路拦。

北山有约
又到困眠不可推，
晴空万里碧云飞。
独提老酒入青野，
只带高情上翠微。
绿地堪如兄弟好，
清风更比电风吹。
山公许我花千朵，
醉卧松荫岂愿归。



摄影作品投稿邮箱邮箱：Lsbssyds@163.com  
文学作品投稿邮箱邮箱：Lsbzwsds@163.com  
纸质稿件寄送地址：焦作市学生路43号焦作文联“绿色北山生态家园”征文摄影大赛办公室  
电话：2516965